

朱自清
论
语
文
教
育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

朱自清论语文教育

河南教育出版社

朱自清论语文教育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

责任编辑 刘 健

河南教育出版社出版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 32开 9.25印张 211千字

1985年6月第1版 1985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840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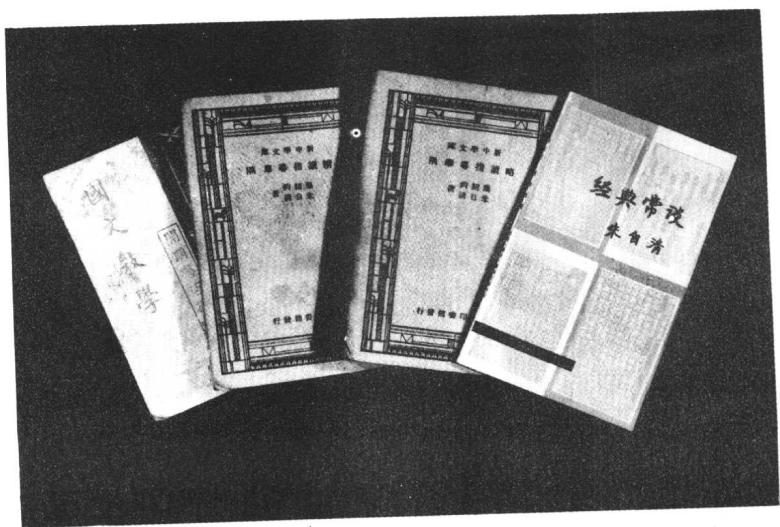
统一书号7356·61 定价 平1.80元
精2.80元

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的人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唐朝的韩愈写过《伯夷颂》，颂的是一个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颇有些“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伯夷，那是颂错了。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毛泽东



朱自清（前排右）和叶圣陶（后排左）、俞平伯（后排右）、许昂若（前排左）1921年12月31日摄于杭州，送俞平伯赴美国。时朱自清和叶圣陶等在杭州第一师范任教。



朱自清在语文教育方面的部分著作

编者的话

一、我们编辑这本《朱自清论语文教育》，是便于广大语文教育工作者研究朱自清先生的语文教育思想，为改进语文教育作参考，并适应一般读者学习语文的需要。

二、本书编入朱自清先生论述语文教育的文章三十八篇。为了便于读者研究和查阅，我们将这些文章略加分类编排，并各以写作时间为序，写作时间不详的，依据发表时间。

为了帮助读者较好地了解朱自清先生的为人、治学和教学，我们选录了六篇回忆和纪念文章，印在本书的后面。

三、本书承叶圣陶同志以所作《朱佩弦先生》一文作为代序，在编辑过程中，得到朱自清夫人陈竹隐同志的支持，我们在此一并志谢。

四、本书是由我所教育史研究室编辑的，负责编辑工作的是杜草甬同志。限于水平，编辑工作中难免存在缺点和错误，希望读者指正。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

朱佩弦先生(代序)

叶圣陶

叶老这篇《朱佩弦先生》，是一九四八年朱自清先生逝世的时候，为《中学生》杂志写的。一九八一年十月六日修改。文章开头提到的“本志”，即《中学生》杂志。

叶老是朱自清先生的老朋友，二十年代初，在吴淞中国公学、杭州第一师范等校共事，后来又一同致力于语文教育，对朱先生的为人、治学、作文和教学实践，知道得深。在这篇《朱佩弦先生》里，叶老就朱先生这几个方面做了很好的介绍和评价。这对于我们了解和研究朱先生的语文教育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编者

本志的一位老朋友，也是读者们熟悉的一位老朋友，朱佩弦（自清）先生，于八月十二日去世了。认识他的人都很感伤，不认识他可是读过他的文字，或者仅仅读过他那篇《背影》的人也必然感到惋惜。现在我们来谈谈朱先生。

他是国立清华大学的教授，任职已经二十多年。以前在浙江省好几个中学当教师，也在吴淞中国公学中学部教过书。他在北京大学毕了业就当教师，一直没有间断。担任的功课是国文和本国文学。他的病拖了十五年左右。工作繁忙，处事又认真，经济不宽裕，又遇到八年的抗战，不能好好治疗，休养。早经医生诊断，他的病是十二指肠溃疡，应当开割。但是也有医生说可以不开割，他就只服些药品了事。本年八月六日病又大发作，痛不可当，才往北大医院开割。大概是身体太亏了，几次消息传来，都说还在危险期中。延了六天，就去世了。他今年五十一岁。

他是个尽职的胜任的国文教师和文学教师。教师有所谓“预备”的工夫，他是一向做这个工夫的。不论教材的难易深浅，授课以前总要揣摩，把必须给学生解释或提示的记下来。一课完毕，往往满头是汗，连擦不止。看他的神色，如果表现出舒适愉快，这一课是教得满意了，如果有点儿紧张，眉头皱紧，就可以知道他这一课教得不怎么惬意。他教导学生采取一种平凡不过也切实不过的见解：欣赏跟领受着根在了解跟分析，不了解，不分析，无所谓欣赏跟领受。了解跟分析的基础在语言文字方面，因为我们跟作者接触凭藉语言文字，而且单只凭藉语言文字。一个字的含糊，一句话的不求甚解，全是了解跟分析的障碍。打通了语言文字，这才可以触及作者的心，知道作者的心意中为什么起这样的波澜。写成这样的一篇文章或一本书。这时候，说欣赏也好，说领受也好，总之把作者的东西消化了，化为自身的血肉，生活上的补益品了。他多年来在语文教学方面用力，实践而外，又写了不少文篇，主要的宗旨无非如此。我们想，这是值得青年朋友注意的。好文字好作品拿在手里，如果没有办法对付它，好只好在它那里，与我全不相干。意识跟观点等等固然重要，可是不通

过语言文字的关，就没法彻底分析意识跟观点等等。不要以为语言文字只是枝节，要知道离开了这些枝节就没有另外的什么大本。

他是个不断求知不憚请教的人。到一处地方，无论风俗人情，事态物理，都象孔子入了太庙似的“每事问”，有时使旁边的人觉得他问得有点儿土气，不漂亮。其实这样想的人未免“故步自封”。不明白，不懂得，心里可真愿意明白，懂得，请教人家又有什么难为情的？在文学研究方面，这种精神使他经常接触书刊论文，经常阅读新出的作品，不但理解这些，而且与这些同其呼吸。依一般见解说，身为大学教授，自己当然有已经形成的一套，就把这一套传授给弟子，那是份内的事。很有些教授就是这么做的，大家也认为他们是行所当然。可是朱先生不然，他教育青年们，也随时受青年们的教育。单就他对于新体诗的见解而言，他历年来关心新体诗的发展，认明新体诗的今后的方向，是受着一班青年诗人的教育的，他的那些论诗的文字就是证据。但是，同样在大学里当教授的，以及在中学里当教师的，以及非教师的知识分子，很有说新体诗“算什么东西”的，简直认为胡闹。若不是朱先生的识力太幼稚短浅，就该是那些人太不理睬时代的脉搏了。

他待人接物极诚恳，与他做朋友的没有不爱他，分别时深切地相思，会面时亲密地晤叙，不必细说。他在中学任教的时候就与学生亲近，并不是为了什么作用去拉拢学生，是他的教学和态度使学生自然乐意亲近他，与他谈话和玩儿。这也很寻常，所谓教育原不限于教几本书讲几篇文章。不知道什么缘故，我国的教育偏偏有些别扭，教师跟学生俨然象压迫者跟被压迫者，这才见得亲近学生的教师有点儿稀罕，说他好的认为难能可贵，说他坏的不免说也许别有用心了。他在大学里还是如此，学生是朋友，

他哪里肯疏远朋友呢？可是他决不是到处随和的好好先生，他督责功课是严的，没有理由的要求是决不答应的，当过他的学生的都可以作证明。学生对于好好先生当然不至于有什么恶感，可也不会有太多的好感，尤其不会由敬而生爱。象朱先生那样的教师，实践了古人所说的“教学相长”，有亲切的友谊，又有坚强的责任感，这才自然而然成为学生敬爱的对象。据报纸所载的北平电讯说，他入殓的当儿，在场的学生都哭了。哭当然由于哀伤，而在送死的时候这么哀伤，不是由于平日的敬爱已深吗？

他作文，作诗，编书，都极其用心，下笔不怎么快，有点儿矜持。非自以为心安理得的意见决不乱写。不惮烦劳地翻检有关的资料。文稿发了出去，发见有些小节目要改动，乃至一个字还欠妥，总要特地写封信去，把它改了过来才满意。他早期的散文如《匆匆》《荷塘月色》《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都有点儿做作，过于注重修辞，见得不怎么自然。到了写《欧游杂记》《伦敦杂记》的时候就不然了，全写口语，从口语中提取有效的表现方式，虽然有时候还带一些文言成分，但是念起来上口，有现代口语的韵味，叫人觉得这是现代人说的话，不是不尴不尬的“白话文”。当世作者的文字，多数是不尴不尬的“白话文”，面貌象说话，可是决没有一个人真会说那样的话。还有些文字全从文言而来，把“之乎者也”换成“的了吗呢”，格调跟腔拍却是文言。照我们想，现代语跟文言是两回事，不写口语便罢，要写口语就得写真正的口语。自然，口语还得问什么人的口语，各种人的生活经验不同，口语也就两样。朱先生写的只是知识分子的口语，念给劳苦大众听未必了然。但是，象朱先生那样切于求知，乐意亲近他人，对于语言又有高度的敏感，他如果生活在劳苦大众中间，我们料想他必然也能写劳苦大众的口语。话不要说远了。近年来他

的文字越见得周密妥贴，可又极其平淡质朴，读下去真个象跟他面对面坐着，听他亲切的谈话。现在大学里如果开现代本国文学的课程，或者有人编现代本国文学史，论到文体的完美，文字的全写口语，朱先生该是首先提到的。他早年作新体诗不少，后来不大作了，可是一直关心新体诗，时常写关于新体诗的文字，那些文字也是研究现代本国文学的重要资料。他也作旧体诗，只写给朋友看看，发表的很少。旧体诗的形式限制了内容，一作旧体诗，思想感情就不免跟古人接近，跟现代人疏远。作旧体诗自己消遣，原也没有什么，发表给大家看，那就不足为训了。

他的著作已经出版的记在这里。散文有《踪迹》的第二辑（亚东版，第一辑是新体诗），《背影》，《欧游杂记》，《伦敦杂记》（开明版），《你我》（商务版）五种。新体诗除了《踪迹》的第一辑，又有《雪朝》里的一辑（《雪朝》是八个人的诗集，每人一辑，商务版）。文学论文集有《诗言志辨》（开明版），大意说我国的文学批评开始于论诗，论诗的纲领是“诗教”跟“诗言志”，这一直影响着历代的文学批评，化为种种意见跟理论。谈文学的文集有《标准与尺度》（文光版）跟《论雅俗共赏》（观察版）两种，都是近年来的作品。用他自己的话说，他“企图从现代的立场上来了解传统”，“所谓现代的立场，按我的了解，可以说就是‘雅俗共赏’的立场，也可以说是偏重俗人或常人的立场，也可以说是近于人民的立场。”（《论雅俗共赏》序文中的话）从这中间可以见到他日进不已的精神。又有《语文零拾》（名山版）一种。《新诗杂话》（作家版）专收论诗之作，谈新体诗的倾向跟前途，也谈国外的诗。《经典常谈》（文光版）介绍我国四部的要籍，采用最新最可靠的结论，深入而浅出，对于古典教学极有用处。论国文教学的文字收入《国文教学》（开明版，

与圣陶的同类文字合在一块儿)。又有《精读指导举隅》《略读指导举隅》(商务版,与圣陶合作),这两本书类似“教案”,希望同行举一而反三。他编的东西有《新文学大系》中的诗选一册(良友版)。去年的大工程是编辑《闻一多全集》(开明版)。今年与吕叔湘先生和圣陶合编《开明高级国文读本》《开明文言读本》,预定各编六册,编到第二册的半中间,他就与他的同伴分手了。

看前面开列的,可知他毕生尽力的不出国文跟文学,他在学校里教的也是这些。“思不出其位”,一点一滴地做去,直到他倒下,从这里可以见到一个完美的人格。

目 录

朱佩弦先生（代序）…………… 叶圣陶

论中国文学选本与专籍……………（ 1 ）

《文心》序……………（ 5 ）

《经典常谈》序……………（ 8 ）

论大学国文选目……………（ 11 ）

论教本与写作……………（ 16 ）

了解与欣赏

——这里讨论的是关于了解与欣赏能力的训练……………（ 28 ）

《精读指导举隅》例言（节录）……………（ 34 ）

《略读指导举隅》例言（节录）……………（ 35 ）

《国文教学》序……………（ 36 ）

怎样学习国文

——在昆明中法中学讲演……………（ 40 ）

文物，旧书，毛笔（节录）……………（ 44 ）

高中毕业生国文程度一斑……………（ 45 ）

中学生的国文程度……………（ 50 ）

再论中学生的国文程度……………（ 58 ）

论诗学门径	(65)
《谈美》序	(71)
关于“月夜蝉声”	(74)
《古诗十九首释》前言	(76)
《新诗杂话》序(节录)	(80)
古文学的欣赏	(83)
论百读不厌	(88)

论朗读	(95)
诵读教学	(104)
诵读教学与“文学的国语”	(107)
论诵读	(111)

文言白话杂论	(117)
《说文解字》	(122)
鲁迅先生的中国语文观	(130)
人话	(133)
是喽嘛	(136)

失名《冬天》跋	(139)
文病类例(词汇)	(140)
剪裁一例	(154)
写作杂谈	(164)
一、文脉	(164)
二、标点符号	(167)

答《文艺知识》编者问

——关于《背影》的写作及其他 (170)

鲁迅《药》指导大概 (172)

柳宗元《封建论》指导大概 (199)

《唐诗三百首》指导大概 (220)

附 录

悼念朱自清先生 国文月刊社 (253)

朱自清先生在温州中学 陈天伦 (255)

悲忆佩弦师 余冠英 (257)

杂忆佩弦先生 李长之 (260)

念朱自清先生(节录) 王 瑤 (268)

纪念佩弦师逝世三十周年 季镇淮 (272)

论中国文学选本与专籍*

有一位朋友在大学里教词史，他的学生问他，读词是哪几种选本好。他和我们谈起这件事，当作一个笑话：大学生还只晓得读选本！他论的是大学生，自然不错。但对于大学生以外的人，譬如说中学生罢，这个意见就很值得讨论了。近世中国学人有一个传统，就是看不起选本。他们觉得读书若只读选本，只算是陋人而不是学人。这也有时代背景的。明朝以来，读书人全靠八股文猎取功名，他们用不着多读书，只消拿几种选本加意揣摩，便什么都有了。所以选本风行一时，大家脑子里有的是文章，而切实地做学问的却少。八股文选本风行以后，别种文体的选本也多起来；取材的标准以至评语圈点，大都受八股文的影响。空疏俗滥，辗转流传。选本为人诟病的主要原因在此。这种风气诚然是陋，是要不得，但因此便抹杀一切选本和选家，却是不公道的。

近代兴办学校以后，大学中学国文课程的标准共有三变：一是以专籍为课本，二是用选本，三还是用选本，但加上课外参考书。一是清光绪中《钦定学堂章程》中所规定，二是自然的转变。转变的原因，据我想，是因为学校中科目太多了，不能在文字上费很多的精力。三是胡适之先生的提倡；他在《中学国文的教授》一文里，力主教学生多读参考书。后来人便纷纷开书目，又分出

* 选自1930年《中学生》第10号。

精读泛读等名目。中学如此，大学自然更该如此。但实际上学生读那些课外参考书的，截至现在为止，似乎还不多。道尔顿制流行的时候，照实施该制的学校的表册看，应该有些学生真正读过些参考书；可惜未及知其详，该制就渐渐不大有人提起了。结果，大体还是以选本为主，只不过让学生另外多知道些书名而已。选本势力之大，由此可见；虽反对选本的人也不能否认。

大学生姑且不谈；就中学生说，我并不反对他们读选本，无论教授及自修。但单读选本是不够的，还得辅以相当分量的参考书（胡先生所拟议的太多了，中学生即使是文科的，怕也来不及）和严格的督促。我想中学生念国文的目的，不外乎获得文学的常识，培养鉴赏的能力，和练习表现的技术。无论读文言白话，俱是如此。我主张大家都用白话作文，但文言必须要读；词汇与成语，风格与技巧，白话都还有借助于文言的地方。这三种目的里，三是作文方面，现在不论。论前两种，则读选本实为最经济最有效的办法。旧说选本的毛病共有三件：一是太熟太狭，如上所言。这是取材关系，补救极易。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已见及此；近年的选本更多推陈出新，自经史至于笔记，译文，诗，词，曲等，都可入选，只可惜又太零碎了。二是偏而不全，读者往往以一二篇概其余，养成不正确的观念。这是分量关系，也可矫正，详在下节。三是读者易为选者成见所囿，不能运用自家的思考力。但在中学生，常识还不够作判断的根据，只要指给他不至太偏的选本，于他正是适宜的引导。若让他读几本专书，他于这几本书即使能有自己意见，而对于相关的材料知道太少，那样意见也不会正确。若要他将相关的重要专著都读过，又是时间所不许。——其实真正编得有道理的选本，也还有它的价值。读过专著的人，可以拿它来印证自己的意见，增进对于原书的了解，不过这已不